

禮記纂言

十三

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贏

鄭氏曰羸股肱謂探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

角力也不貳事欲專其事也不與士齒賤也於其鄉中

則齒親親也仕於家亦賤故亦不與士齒孔氏曰執技

之士凡有三條上條論課試武藝之事言此唯論力以

事上故適往四方境界之外則使之探露臂脛角材力

決射御勝負以見武勇中條論執技之人有七祝一史

二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工七射御已言此重云者見

其色目也下條論執技之人欲使專一其所有之事張

子曰羸股肱決射御此執技以有事於外者也若祝史

八王制卷七

八四二六

射御醫卜及百工此執技以事君於內者也方氏曰執

技者不以德論特論其力適四方謂有故而之外也羸

股肱所以宣手足之力也決射御決勝負於射御也技

不止於射御而止以是言者以二技尤論其力也祝史

皆事神之官醫醫師之類卜卜師之類百工上工木上

金工石工之類其類非一故以百言足以興事故謂之

上不貳事則欲其無異習不移官則欲其有常守出鄉

不與士齒者以執技之賤不得與執德者序長幼也然

必出鄉而後不與之齒者以鄉黨尚齒故也長樂陳氏

曰於鄉齒之仁也出鄉不齒義也不於鄉齒之非所以



相親不出鄉不齒非所以相辨士以德技以力德成而
上藝成而下此執技者不與士齒之意也仕於公曰臣
仕於家曰僕公臣與家僕雜居齊齒為非禮此仕於家
者不與士齒之意也仕於家者非技也於此言之者因
其類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
定然後祿之

司馬辨論官材既如此矣此言凡官民材則汎論官民
材之道也彼言官之此言使之彼言任官此言任事其
義一也鄭氏曰論謂考其德行道藝辨謂考問得其定

也爵謂正其秩次祿謂與之常食孔氏曰雖考問知其
實未明其幹能故任以事事又幹了然後正其秩次除
授位定然後與之以祿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是故公家不畜
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
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

鄭氏曰必共之者審慎之也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
弃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賙餼也孔氏
曰既與衆弃之故天子諸侯之家不畜大夫不養士逢
之於塗不與言放逐亦去不及以政教之事田里所

以安其身調餼所以養其命是皆爲生之具今並不與
是不故欲使其生也方氏曰爵有德陽之事也朝在南
陽之所也刑有罪陰之事也市在北陰之所也朝者士
所立故言與士共之市者衆所會故言與衆弃之蓋有
德者人之所共予有罪者人之所共弃上言共下言弃
互相備也凡此以見人君之所好惡非出於一人之私
爾畜亦養也謂之畜則所養者衆矣於公家言畜於大
夫言養大小之別也士不嫌於不能養特遇之塗弗與
之言而已使然爲故弗故生者不使之生之謂也長樂
陳氏曰爵人於朝周官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
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是也刑人於
市周官鄉士遂士所謂肆之三日是也書之洛誥與祭
統言爵人於廟而不於朝周官王之同族與有爵者刑
於甸師氏而不於市蓋命之於廟未嘗不論之於朝親
者在所隱不可慮之於國人也澄曰罪在大辟者刑之
於市其大辟以下受墨劓剕宮之刑而不死者王公大
夫之家弗畜養士雖無力畜養偶遇之塗亦弗與言以
其爲衆所同弃之人故也屏之四方則不令居於王畿
之內唯其所之則以其身旣受刑不復如流宥之罰拘
之於一死也役賦之政不及之者不以民伍待之也雖

不役賦之亦不贍養之聽其自生自死而已故云亦弗
故生故謂有意言無意於生之也夫先王之於人類無
不欲其生者獨於刑人待之如此非寡恩也義當然也
鄭注引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而孔疏謂量罪輕重
合所之適死而居之非也彼謂不加五刑而宥之以流
遠之罰者爾非謂此已遭刑之人也又引周墨者使守
門以下而孔疏謂周家畜刑人與夏殷異亦非也彼亦
擇其雖受刑而情罪差輕者爾蓋屏之四方者常法也
豈人人使之守門關圉積也哉大槩記禮者之言各有
所擬或有異同當以意通之

右記教士官人凡六節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

赦從重

辟婢亦切
刺七智切

鄭氏曰司寇秋官卿掌刑者三刺以求民情一曰訊羣
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
不論以爲罪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雖是罪可重猶
赦之也孔氏曰司寇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
二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必三刺者言刑法官謹不
可專制刺殺也謂欲殺犯罪之人其一問可殺與否於
羣臣謂公卿大夫士其二問可殺與否於羣吏謂庶人

在官者其三問可殺與否於庶人謂萬姓衆來觀者此
三刺雖以殺爲本其被刑不殺者亦當問之有旨無簡
不聽者旨意也求民情既得其所犯之罪雖有旨意無
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爲罪也附從輕者施刑之

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可輕可重則當求可輕

口付之罪疑惟輕是也赦從重者所犯之罪本非

非放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其意輕

肆赦是也方氏曰簡所以書獄辭與書

之簡同山陰陸氏曰聽訟若無簡書可

忠乙

於事論如字
一音倫

天論言與天意合即或爲

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

孔氏曰制是裁制非言初制五刑也

心之時必就上天之意論議輕重天意

有時以殺論刑亦當好生使生殺得

中論或爲不仁也就天之倫是生殺得中之理郵謂

斷人罪過罰謂責罰其身皆依附於所犯之事不可離

其本事假別事而爲喜怒也長樂陳氏曰郵呂刑所謂

五過也罰呂刑所謂五罰也方氏曰五刑不簡然後正

乎五罰五罰不服然後正乎五過罰輕於刑過又輕於
罰比以郵罰言者輕且如此其重可知矣言以郵罰為
序亦先輕也

○凡聽五刑之訟 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
主之序慎測油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
之疑獄凡與 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

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也
輕重也已行故事曰比長樂陳氏
義立君臣之義則以義掩恩悉

其情致其忠愛則哀矜而勿喜獄疑與衆
謂胥占是也衆疑赦之呂刑所謂刑罰之

重言其罪淺深言其情大小言其辟方

乎情故曰原君臣之義錯諸事故曰

敬刑有所不敢以一皆如是豈足以為法之經哉其
或於親有原於義有所立者特從法之權而已故曰
以權之也事之輕重各有序也而不可亂焉行其事者
其可以無論乎情之淺深各有量也而不可過焉原其
情者其可以無測乎事非有感無所用論故曰意論以

意生乎有惑故也情非用誠不可以測故曰慎測以慎
由乎用誠故也若是則輕重淺深各得其辨矣故曰以
別之也悉其聰則所聽無遺悉其明則所見無遺致其
忠則不欺之至致其愛則不忍之至若是則有不盡於
刑
故曰以盡之也汎與汎愛之汎同可信則斷
疑則盡之於衆衆疑赦之者又不以偏愛而
其罪之在大辟則比於大辟以成其獄察
於則比於小辟以成其獄比之爲言附也
謂上下比罪是矣其序則首言以權之者見先
刑非以爲常也然事情不可以無辨故繼言以

別之則理無遺矣故繼言以盡之盡之則獄可以
言以成之而終焉

刑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
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
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鄭氏曰 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丞
秦所置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
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
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大
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即此外朝也獄成告于王王使三

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三宥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孔氏曰成獄辭者獄史初責覈罪人之辭凡乞一史以成辭告於正正得史告罪成之辭而又察也一聽已竟一以獄成之辭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與公卿在朝之下聽獄訟成以告於王也王

冠之告成辭而刑辟不可謬妄故又命三公與相參而聽之也三公參聽得其情實以得三公之告則以三事命寬宥之一

王制卷七

八五十三

若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欲斫伐而軼中人三宥遺忘者為而以兵矢投射之上恐有此二事

若不當二事造罪者然後制刑鄭注鄉

也官之鄉師也書曰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

右監司帝初置之右平鄭見古有正連言平耳

○凡作刑無赦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刑音

鄭氏曰法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也變更也孔氏曰此文起例故云凡作刑罰也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若輕

者輒赦則犯者衆也刑者例也上刑是刑罰之刑下例是例體之例言刑罰之刑加入例體例者成也言例體之例是人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君子盡心以聽刑乘

憲愛是也

言岳

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

以名

言端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

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以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

全刑卷一

五十四

入造法度也左道若巫蠱及俗禁淫聲鄭衛服若奇冠瓊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血至而澤者謂虛華捷給無成者也假於鬼神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不以聽為其為害大而辭不可明孔氏曰

左道

道尊右右為貴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

左巫蠱

損壞之名巫行邪術損害人若武帝時江

充埋桐人於大子宮是也俗禁若前漢張竦行辟反支後漢郭躬傳有陳伯子者出辟往亡入辟歸忌是也鄭衛多淫風故為淫聲祭間濮上之音亦是鄭子臧好鷓

冠楚子玉為瓊弁玉纓

口其服也公輸般請以機寔指

其人巧謂之竒技指其

似寔謂之竒器故竒技竒器總

謂般也行此詐偽而守

之堅固不肯變改言談偽事而

辭理明

丁屈止習字非違之書而又廣博順從非

違之

人飾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者執持邪

以惑懼人以求財利者鄭注築蓋

曰析言破律則離於理而壞於

而反其常左道者於道逆而不

以馬氏曰淫聲惑民聽異服惑民視竒

偽對誠之辭非對是之辭言偽行偽而

非不由於是甚至堅辯博澤有以

陳氏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者多出

之所為故亂政所謂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

王時日卜筮多出於在下者之所為故疑眾

且政者也亂政者其害大疑眾者

誅所以先於疑眾也澄曰先王盛時

教明俗善在之有如皇四等之人世衰道微容或有焉

有王者作亦禁之而已夫禁之不可屏之四方而已矣

何遽至於殺之哉此殆不流由士憤世疾邪而不自知

其言之過其言與作儒行之人識趣習氣略同讀者詳

之

○凡執禁以齊眾不越過鄭氏曰亦為人將易犯有圭璧金璋不粥

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

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

不粥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

又不時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

不中殺不粥於市粥音育中中去聲璋

金飾之璋即考工記所謂大璋中璋

有是也言圭璧金璋則琥璜之類可知

服君命受衣服者是矣命車謂君

若三人受車馬者是矣戎器不粥而兵車之

粥之者以且乘出車賦而兵車之粥不可禁

若紅紫之類正色謂若玄黃之類孔子惡

也固能亂正色以其不正足以生姦也

錦文繡言錦則繡可知言文則章可知

珠玉未成器而得粥於市者以用之為器然後見其為

奢也衣服飲食人之日用者不可不粥此亦禁其侈

靡者而已鄭氏曰戎器軍器也粥賣也圭璧金璋至戎

器皆尊物非民所宜也用器不中度至姦色凡以其

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縷
多少錦文珠玉成器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
與貪也成猶善也五穀果實未成不利人木伐之非時
禽獸魚鼈殺之非時皆不中用故皆不粥於市周禮仲
冬斬陽木夏斬陰木春獻鼈蜃月令季冬始漁孔氏

圭璧金璋

或性戎器皆是尊貴所合蓄之物非民

宜有防 為賊亂也飲食器者既夕禮敦杆之

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

升狹者布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四寸若

王制卷七

五十七

不粥於市衣服飲食與珠玉連文擬華美

常飲食則得粥但不得羣聚爾周禮司

于市是也前言圭璧金璋是貴者之器

又珠玉是華麗之物富人則有但不

粥於市不示民以奢也飲食不粥

者不

關執禁以 異服識異言

鄭氏曰關竟上門譏訶察孔氏曰司關之官執此戒禁

之書以譏察出入之人禁為著異服者又識一為異言

之人防姦偽察非違

記制刑明禁凡五節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

惡烏路切

鄭氏曰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邠孔氏曰大史之官典禮事國之得失是其所掌執此簡記策書以所諱所惡之事奉進於王諱先王名惡子邠日其餘諱惡

史奉之方氏曰執簡記周官大史執

書也惡小史詔王之忌諱是也此一言之

為大史之佐故得以兼之簡記謂簡

言謂執之於此奉謂奉之於上凡此特

之時爾故以典禮言之

又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

八五訓卷七

五六

冠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

胥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

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

事制國用齊側皆切下同會古外切勞去聲

鄭氏系夫奏歲事諫王所當改為也司會冢宰

之屬要者計要也質猶平也平其計要冢宰齊

戒受質贊王受之也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

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百官司徒司馬司空三

官之屬也百官受質受平報也休老勞農饗養之也成

歲事斷計要也孔氏曰以其歲終天子舊來所施之事

或有不便須有改為百官以此上諫於王天子以其事重故先齊戒而後受其諫也司會總主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質平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也冢宰貳王治事故亦齊戒贊王受羣官所平之事共至也大樂正大司冠市三官各以其當司成司於天子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

王制卷七

五十九

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入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入戒受質者以司徒司馬司空質於天子入於下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然月蜡祭飲酒勞農也斷定計要一歲事乃制來歲之國用故云制國用也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出

小切量

鄭氏曰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小大豐耗謂小

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也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級為應氏曰必於歲之杪者天時既周而來歲之事方始凡五穀之孰有先後皆入則高下無遺而豐歉盡見 庶民曰財之所出在於地地之所生本於天蓋禮也 者常也禮之厚薄與年上下者變

卒歲之入以為來歲之出以三十

後曰孔氏曰制國之用必計地小大又

若地大年豐則制用多地少年耗則制用

通融之法留九年蓄外計見在之物以

入分為四分一分擬為儲積三分為當

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

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也

年之叻瘞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

祭

年不儉 叻音勒 音力

鄭氏曰祭則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瘞大事

故用三歲之什一暴猶耗也浩猶饒也不奢不儉常用

數之叻也孔氏曰叻是分散之名考工記云以其圉之

叻捐其藪彼叻謂三分之一此叻為什一者以民稅一

歲之十一則國祭所用亦什一此謂當年經用之內用

其什一非是通計擬三年儲積之蓄也方氏曰祭之用數而寡故用一年之仞瘞之用疏而多故用二年之仞澄曰暴如日之暴曬乾曠削小宜加以滋潤浩如水之浩渺泛溢過多宜約之以限節祭禮有定制用財有常數八年之豐凶而隆殺也

國

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

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

財急言其民國非其國言真上

人王制卷七

六十一

之所以爲國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以有其財也散而之四方矣故國非其國也三

會推而至於二十七年耕必有九年

言之者舉成數也有九年之食者人力

也溢者天變也人力備則雖有天變而民無菜

色也八子食日舉庶羞備禮而以樂侑之也孔氏曰

凶旱謂凶荒遭旱水溢謂水之泛溢鄭氏曰菜色食菜之

色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樂以食應氏曰非謂

旱乾水溢亦不廢樂也謂既有三十年通制之備雖凶

災而民不病則常時可以日奉樂爾若夫偶值凶年則

雖有備而亦豈敢用樂乎

右記質成制用凡三節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左學養庶老於右學虞庠在國之西郊

延言氏而不言后夏言后而言氏至殷

曰有虞氏言氏者止以其身而得天

舜元不曾有封夏后氏言后者謂

天下夏后氏猶言夏君氏稱君者以國興禹

殷人周人言人者謂以衆而得天下殷周

以其衆興起於彼方也以君者止以其君之

明以共國之衆各以其所以得天下名之鄭

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

上庠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

小學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周之小

學者皆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或

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異者四代相變爾孔

氏曰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

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

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虞殷尚質貴取物成故大

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賁文取積漸長養故大學在東
小學在西長樂陳氏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
東序西序殷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又有辟
雖成均瞽宗之名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
於上庠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此養
也

宗以居右學則曰右學蓋周之學

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

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

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

八丁制卷七

六十三

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

祝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

聖學也祀先賢於西學則祭瞽宗也

二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

也即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也然則殷之

石學亦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

東膠亦謂之大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殷學上右而下

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爾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

於一立之上也由是觀之成均頒學政右學祀樂祖東

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

方而位之也朱子曰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為小學養庶老者為小學蓋亦因王制之言而意之爾陳氏說其位置又與鄭氏諸儒之說不同皆無所考闕之可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甫切尚甫切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甫切

甫切

羽飾焉凡冕服皆玄上纁下凡養老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

衣尚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年追章甫委貌也孔氏曰皇鳳凰字鳳

人王制卷二

六十四

之周禮有設皇邸又有皇舞馬氏曰而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言養老皇與收罕與冕首所加之冠

玄衣身所衣之服也祭則言冠而不

言而不言冠方氏曰祭非無衣也然主

冠之義故也養老非無冠也然主衣言之者蓋衣在體有

親親之仁焉而養老所以明親親之仁故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

人脩而兼用之食音

人脩而兼用之食音

鄭氏曰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兼用之備陰陽也孔氏曰凡養老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

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

合一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

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為六又季

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

虞氏以燕禮者盧氏云燕禮脫屣升堂

帝道弘大故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者

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為獻取

敬故養老以饗禮殷人以食禮者崔

以禮食之殷人質素故養老以食

用之者謂周人脩三代之禮春夏養老

之月月戶氏燕禮夏后氏饗禮秋冬養老之時用殷人

食禮周極文故兼用之也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

來朝天子饗之則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其饗禮

几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故春秋宣十六年

左傳云饗有體薦又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其所

云飲即謂饗也立而成禮則謂之飲其禮亦有飯食故
春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
與食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
飯食及酒其酌數亦當依命數其牲則折俎亦曰殺烝
也禮記卷之六親戚宴饗則有饋烝謂以燕禮而饗則有
二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王室
之也

一會而用折俎以國語左傳觀之則
之大夫來聘皆折俎饗也其饗朝廷
二是戎狄之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
以牲全體委與之故國語云戎狄貪而

而體委之是也若夷狄君來則當與中
行人職掌大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
也禮記卷之六百老孤子則以醉為度故酒正云凡
饗
子皆共其酒無酌數鄭云要以醉

故曰介其禮亦有二種一是禮食故大行人云諸公
三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
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按鄭注曲禮酒漿処右云
此人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也燕禮者凡正饗食在廟
燕則在寢燕以示慈惠故也燕禮則折俎有酒而無飯

具牲用狗燕安也其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脫屨升堂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凡燕禮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故鄭箋湛露詩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庶姓讓之則止此燕饗食致仕之禮也

此事之老不必有德又是老人不宜久食之食異姓之燕禮也皇氏云春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雖以食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義曰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一國老

一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二仲春也季春也

雜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

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

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

視學遂養老此養老於仲春仲秋者也

月令曰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亦必養老此又養老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又有死政者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

之老也若夫外饗酒正禰人所謂耆老者總二者而言之也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者固在其間皇氏離而三之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有七亦誤矣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

禮養老也周官外饗言饗耆老此周人

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而酌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清江善於燕莫不善於饗而食次之以養義善於食而燕次之周人備矣所謂養老

其穢象謹其祓除於是乎體解節折俸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其犧象謹其祓除於是乎體解節折俸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

加愛焉故莫善於燕夫饗所以訓

所以充體氣也脩其物篤其意而不得

躬之不而不飲肉乾而不食設几而不倚一獻而百拜惡在其惠也故莫不善於饗是有虞氏所以不從也所謂養義者養其賢者也年者天下之達尊也爵者天下之達尊也以達尊之爵養達尊之年其意猶不敢熟為之故一獻而百拜氏之見者以為至恭也莫不加肅

焉故莫善於饗夫養義者貴其養志也若曾子之養曾
皙者也而食者無百拜之恭無一獻之節此所謂養口
體也若曾元之養曾子者也民之見者可易也故曰莫
不善於食是夏后氏所以不從也三聖之作非以相反
也養義以此所以尊其年尚其德也尊其年
也周人通其道達其意脩而兼用之仁
一 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
一 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

此殷制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
必以其禮致之孔氏曰此謂子孫
父祖也五十始衰故養於鄉學六

養於國中之小學七十大衰養禮

而

學此養老之事非唯天子之法乃通達

於言也也於年八十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
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堪為
勞一坐於地而首再至於地也瞽人無目恐其傾倒拜
君命亦當如此方氏曰九十筋力尤衰又不必親拜特
使人代受其命可也清江劉氏曰養於鄉者鄉飲酒之

禮五十者始預於養也六十養於國者有命賙餼老者則及之矣養於學者則君就行焉

五十異糗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

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糗良切
離去聲

鄙也長量也貳副也遊謂出入止觀孔氏曰自此以

下七及庶人年老節制在家自養之法隨

糗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也六

張下不使求而不得也膳善食也

儲副不使有關也八十常使有珍奇

時或急求須得故不離於寢羨善之

所遊之處可也

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衾冒死

而

之具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

制以下爾人君即位為禫不待六十也其

禫貝多終者之時制謂一時可禫是衣物之難得者七

十年轉老所須辦轉切月制謂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

九十棺衣皆畢但日日脩理之為近於終故也絞衾

冒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為須止乃制也故檀弓曰一日

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馬氏曰五十異糗而下

養生之禮也六十歲制而下送死之禮也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鄭氏曰煖温也方氏曰三十曰壯四十曰強壯強則盛

極也或之亟則趨於衰而已故五十為始衰之年自此

以共衰九十雖得人不煖則以衰之極養

延平周氏曰孟子言五十可衣帛

同王制言養血氣以食為先衣為

足衣而後足食澄曰王制汎言人

乃飽徒食則不可也七十者必

不可也孟子言王政制民產之

則五十之年雖不衣帛亦煖者已

年雖宜食肉然雞豚之畜或恐贍

七十者可以食肉若其贍足則六

也

五十者方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

若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從才用切

長樂陳氏曰大夫七十而後賜之杖五十而杖者蓋杖

於家鄉國者不待賜杖於朝則非賜不可也九十就其

室所以尊之以珍從所以養之也方氏曰杖者所以扶

其力而優其禮也杖於家則不得杖於鄉杖於鄉則不得杖於國杖於國則不得杖於朝杖於朝則無適而不杖矣至於九十自不能至於朝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巡守之禮問百年者就見之而此言九十者彼所言一國之老也爵故其禮殺此所言天下之老唯有

而又以珍從也祭義言八十君問此言常禮

存九十日有秩

有君揖則退故不俟朝月告存每常膳孔氏曰此謂大夫士老年

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

也八十者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

日使人以常膳致之方氏曰日有

正之秩膳是矣

五十一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

齊喪之也與音

鄭氏曰五十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與及也八十不

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孔氏曰上文歲

制及杖於家之屬兼大夫士及庶人之老此五十不從

力政則唯拋庶人力政謂築城治道其大夫士六十未

致仕若為軍將當與服戎此服戎謂庶人從軍為士卒
按易孟氏韓氏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
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
五皆征之許慎云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
而免二十三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駁之云周
禮

仕

為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爾胥
多如鄭此說力政田役為重故五十
力政祭義云五十不為甸徒是也
不與服戎如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

六十五猶征之若四郊之內以其多

王制卷之

八七十二

八十乃免野外則力役少故十五征之

革之事則三十受兵如孟氏韓氏說

免於公者也賓客齊魯此免於私

孫矣

五十一

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鄭氏曰喪詐賢者命為大夫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致
政還君事也方氏曰五十曰艾服官政故受爵受爵則
服官政也六十曰耆指使故不親學學所以事人非所
以使人也七十曰老而傳故致政外則致其政於君內
則傳其事於子孫也唯衰麻為喪與曲禮唯衰麻在身

同義然此齊衰之事猶及也所以異於八十者歟山陰陸氏曰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彼言麻衰此言衰麻衰麻先衰以輕服服重也言雖重服唯服麻衰而已此雖謂之衰麻無牡麻經矣

○凡三王養之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

從政

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

政

從政不養如字又去聲期音甚

叔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

八事長樂陳氏曰凡言養老必兼虞氏

十者遠畧近詳故也有其德而非其年

年而非其德則不可以養特言引年

老者病者在所養喪者在所恤徙

或復其家或復其子或復其身也孔

氏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爲民以

其新徙當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爲人所欲故唯三

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於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

夫之邑以大夫地狹役多欲令人貧之故期不從政按

旅師云新阡之治昏聽之使無征役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

謂之於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也有常餼與少去聲於與餼同

鄭氏曰餼廩也方氏曰若此之人雖欲有所赴懇而求通莫之得矣故曰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

北以是與中山成氏曰有室無父不為孤四十無妻不為鰥三十無夫不為寡

取禮憂民之極則以老少年齒為限也

音白工各以其器食之瘠於今切跛彼我切躄必亦切

也器能也孔氏曰瘠謂口不能言聾

頭足不能行斷者謂支節解絕侏儒

既非老無告不可與常餼然有疾病

於百工雜技藝之人各因其器能供

之按晉語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戚

也遠蔭蒙瑒謂使擊玉磬也侏儒扶

虛也聾瞶循聲謂使歌詠琴瑟也聾聵司

火謂使主然火也其童昏聵瘖僂官師所不材宜於

掌土是各以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躄此不云遠蔭戚施

設文不具外傳瘖與僂置於掌土此瘖與侏儒以器

食之者今古法異也方氏曰百工凡執一藝者是也先

王之時瘖者以之掌土聾者以之司火則者以之守園
則則跛躄斷者之類也侏儒以之扶廬以至陶者之治
埴匠者之治木冶氏之攻金玉人之攻玉所謂各以其
器食之也先王之政如是所以使在下者無廢才在上
者無虛用而人人各得其養也器者隨其小大長短而
用

使人也器之是矣

○省

人由左車從中央

一
遠別也長樂陳氏曰男女嫌於無別
心於阽危故從中央設弧悅男門左女
門右尚右鬢亦男左女右祭則君在阼夫

王制卷七

七十六

人

之禮也道路則男右女左者地道尊右

父

父鴈行朋友不相踰

鄭

澄曰父之齒謂年與父相若者隨行

隨從

行當其背而正對也兄之齒謂年與兄相

若者應行如鴈飛之次而行在其側而斜退也朋友謂
年與已相若者不相踰曲禮所謂肩隨謂兩肩相並少
者微後不踰過其前也

輕

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

性切

鄭氏曰并分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班孔氏曰任謂擔

負俱有擔負老少並輕則并與少者擔之老少並重不可并與少者一人則分為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澄曰髮半白半黑之人少者為代其勞不令自提挈也孟子言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意同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鄭氏

也山陰陸氏曰無車而行為徒行無肉

而

八六節

天

守去聲

郵

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制也

王制卷七

七十七

巡守孔氏曰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白虎

人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

一巡守取半一歲之律呂周官大

行

王巡守殷國象歲星周也

歲二月

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問百年

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

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

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

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

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

者加地進律

賈音嫁好惡並
云聲辟匹亦切

鄭氏曰柴祭天告至也觀見也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

市與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

民之志淫邪則所好者不正也舉猶祭也不順謂若逆昭

穆流放也討誅也律法也孔氏曰岱東嶽泰山郭璞云在

奉高尋也岱為五嶽之首故尊燔柴以祭上天

而自見東方諸侯其見之禮按觀禮云諸

序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王

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也到方

位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乃嶽於道路有

王制卷七

六十九

百亦先見之故祭義云天子巡守先見百年者又

東行西行者弗敢過道經之則見之則百

就見之也大師是掌樂之官令各陳

其右政之善惡命典市之官進納物質之

書以好惡若民志淫邪則愛邪僻之物由在上

教之不正此以民俗知君上善惡也典禮之官於周則大

史也考校四時及十二月之大小時有節氣早晚月有弦

望晦朔考之使各當其節又正定甲乙之日也陰陽之

律玉帛之禮鐘鼓之樂及制度衣服各有等差當上之

使正也堯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文小異而意

同山川是外神不舉則為不敬山川在其國竟故削以地宗廟是內神不順則為不孝宗廟可以表明爵等故絀以爵禮樂雖為大事非切急所須故以為不從君惟流放制度衣服是政治之急故以為畔君須誅討此四罪先輕後重長樂陳氏曰柴望先於覲諸侯尊神也見百年

觀

納賈貴老也尊神而後貴老貴老而後

以觀在下之所尚考時月至於制度之所行言禮與制變則衣服舉矣又

益

德之不壹僭亂之所起常在於衣服之

也不敬則無禮不孝則不仁不從與畔則

王制卷一

二十九

一 至於不仁不孝未至於不道此所以削地

二 而後流討也削絀流討而繼之以加地

三 然後可以進賢也易之大有先遏惡而

四 後之高故燔柴以上達山川之遠故望

五 而祀也就見百年者乞老者之言也詩足以

見民風而知上政之得失故命大師陳詩焉民之所志

所好不必皆淫辟然納賈而觀之所以防其淫辟也王

者班曆以一天下正朔曆久不能無差故巡守則考時

月定日焉律禮樂制度衣服欲其同出於天子同則正

六 同之所以正之也神祇衆矣止以山川言蓋諸侯祭名

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其所守以山川爲大也天曰神地
曰祇此以山川爲神祇者其無所屈皆可謂神其有所
別皆可謂祇也不從未至於畔特不從而已流則放之
惟其所之討則以法致其誅焉夫巡守所以同律禮樂
制度衣服正之也則其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者必流
討其
也樂記所謂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
功進律於有德者乎馬氏曰加地者益
以
進以爵也夫有德者進以爵而以律言
之爲言法也進爵皆以法而進之若子男
以
進之以七侯伯以七爲節則進之以九此
所
也應氏曰王制所記四巡之禮與帝典所
也然帝者所行贄五玉脩五禮如五器上
下
五其可挹也王制所至以削出流討之
罰整
也地進律之賞誘於後賞罰黜陟之政凜
乎其甚嚴也夫舜豈全無黜陟哉特其德勝而不深恃
夫法焉爾世之淳漓治之繁簡德之盛衰於此可觀矣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

孔氏曰南嶽衡山郭璞云在衡陽湘南縣南一名霍山
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徙南嶽之神於廬江霍山在今廬

江潛縣西澄曰如東巡守之禮者謂柴而望祀山川至
加地進律等事並與東巡守之待同下文西巡守北巡
守放此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

孔氏曰西嶽華山郭璞云在弘農華陰縣西南

十有一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

孔一郭璞云在恒山上曲陽縣西北

歸似俗音格禰乃禮切

也特特牛也阻下及禰皆一牛孔氏曰堯

典一契祖用特祖既用特從祖下及禰廟各用

王制卷上

八十一

一牛也一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於

其

○天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

受命一乎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禡馬怡訊音信

鄭氏曰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也禡師祭也為兵禱其禮

亦止受命於祖告祖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釋菜奠幣

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

類獻馘孔氏曰非時祭天謂之類若以攝位巡守事告

天亦謂之類不皆為師祭受命於祖謂出時不敢自專

有所稟承祖禰皆告以祖為尊故特言祖即上文造乎禰也造禰掘出行之時告行而言受命掘征伐之事本初時受命而言受成於學謂在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受此成謀於學也出師征伐執有罪之人還反而歸釋菜奠幣於學謂以訊馘告先聖先師也訊言也是

問者馘是死而截耳者

○天

一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

造

曰巡守初出時也類乎上帝祭告天也

隨宜而告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令

三制卷二

八十二

誅罰得

造乎禰者造至也謂至父祖廟也前歸既

假祖爾

亦必歷至七廟告祖禰也今唯云禰者白

虎

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皇

氏

無則主命載于齊車書云用命賞于祖

是也

先從早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諸

侯將出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亦載社主及造乎禰亦告祖載主也方氏曰前言巡守之歸而不言出此言出而不言歸互相備也宜造則諸侯之所同類上帝則天子之所獨者諸侯以天子為天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朝音潮
下同

鄭氏曰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也

孔氏記小聘曰問大聘使卿介五人其小聘

使大三年傳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其

務一歲而聘五歲而朝故鄭云晉文霸時

所聘氏曰聘義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周官大

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也澄曰書言五載一

八二何卷二

八十三

四朝謂不當巡守之年每年一方之諸侯來

是各方諸侯每五年而一朝京師也

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

子

鄭氏曰不伐孔氏曰諸侯相與朝正之時考校禮

儀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

之長樂陳氏曰春秋書滕侯薛侯來朝穀梁傳云天子

無事與諸侯相朝也攷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其言蓋

本比周官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

也若夫天子無事則與之相朝不特世而已考禮所以

杜其僭僻正刑所以防其淫暴一德所以同其趣向如此則禮刑正而無異政之國道德一而無異教之民此尊天子之道也澄曰諸侯見于天子者也不可言天子與諸侯相見相見乃敵體之辭此蓋言天子無事之時諸侯得與諸侯相見其禮曰相朝若天子有兵事喪事則諸侯趨事而無暇於自相朝也舊注以此曰朝為朝天獨陳氏認穀梁傳以為諸侯相朝之朝比舊注為注為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祝昌六切 鼗音桃

鄭氏曰祝鼗皆所以節樂將謂執以致命孔氏曰凡與人物未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將行也謂執以以禮器制度祝狀如漆笏中有椎將作樂先擊小鼓長柄傍有耳搖之使自擊祝之節樂節一曲之共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

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鈇芳于切又音斧鉞音越瓚才旦切鬯勅亮切

鄭氏曰得其器乃敢為其事瓚鬯爵也鬯秬酒也孔氏曰賜弓矢謂八命作牧者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

當州之內若九命爲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
七命以下不得弓矢之賜則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賜
鈇鉞謂上公九命者賜鈇鉞然後得專討晉文公雖受
賜弓矢不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賜
圭瓚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則用璋瓚也者釀
和黍爲之鬯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則直謂
之鬯

天子命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鄭氏學所以學士之宮比小學大學般之制尚書傳
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

里之國三里之郊孔氏曰此般制故鄭引書傳明之若
周制則天子畿內千里百里爲郊遠郊上公五十里侯
伯三十里男十里近郊各半之方氏曰命之教然後
爲學所以一道德也王氏曰學固不可一日無然其教
不可不資之天子資之天子道德所以一也

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

辟音壁
類音泮

孔氏曰辟雍築土雖水之外圍如壁類宮類之言半以
南通水北無也澄曰按詩大雅靈臺篇言於樂辟雍文
正有聲篇言鎬京辟雍魯頌泮水篇言在泮飲酒然皆
未有以見其必爲學宮之名也

右記巡守朝聘凡六節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上音干庖步交切

鄭氏曰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

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厨也不敬者簡祭祀略賓客孔氏曰無事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則一歲三時田獵獵在田中又為田除害故稱田也禹以夏是生養之時又觸其夏名故不田此取春秋緯運斗樞之文又云歲三田謂乾豆以下三事也一為乾豆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鷓先乾其

八下制卷七

八八六

肉之殺者也為賓客中殺者也三充君庖下殺者也

范甯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為豆實次殺射髀髀死

差遲故為賓客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故充庖厨又毛傳

云自左髀而射之達於右髀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

左髀達於右髀為下殺先宗廟次賓客尊神敬賓也田

不以禮則殺傷過多暴害天物也方氏曰事謂喪荒之

類於無事之歲然後田其田也有節矣春蒐夏苗秋獮

冬狩田之時有四乾豆賓客充君之庖田之事有三故

曰三田與易言田獲三品同義公羊氏謂夏不田誤矣

三田之序先神而後人先人而後已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
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綏鄭讀

馬氏曰此田以禮之事也鄭氏曰合圍掩羣為盡物也綏
當為綏綏有虞氏之旌旗注毛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
也下謂弊之佐車驅逆之車孔氏曰天子四時田獵皆
得圍但不合爾若諸侯唯春田不圍夏秋冬皆得圍亦
不合爾故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此諸侯是畿內諸
侯為天子大夫者故曲禮云大夫不掩羣以熊氏說綏
是登車之索綏是旌旗之無旒者周謂之大麾周春夏
田用綏弊謂仆於地也初殺時則抗之已殺獵止則弊

之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綏以表天
子諸侯之獲也驅逆之車驅出禽獸使趨田逆要不得
令走按大司馬云車弊謂驅獸之車止也大夫殺則止
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天子殺然後諸侯殺
諸侯殺然後大夫殺大夫殺然後百姓田獵方氏曰合
圍謂合數澤而圍之掩羣則掩禽獸之羣而已田車之
有綏曰者執之以升降也田車之有佐田者用之以驅
逆也既殺而獲禽獸則下綏示不復有升降之節也上
佐車示不復為驅逆之備也於大夫言佐車則天子諸
侯所下之綏皆正車也以大綏言天子以小綏言諸侯

以佐車言大夫所以別與佐車上則百姓田獵者蓋尊
卑先後之序也言百姓而不及士士里與百姓不必為
序也一曰又曰獵其實一也廬陵胡氏曰綏登中索也
已殺獵止之時不復驅車故下之謂執綏不抗而弛綏
也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抗謂不下也
按明堂位夏后氏之綏鄭云綏當作綏彼論旌旗以綏
為綏可也此論獵止弛綏及止佐車皆是一類不必易
為綏也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
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

王制卷七

卷八十八

麇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麇音尉一音鬱麇音迷卵力管切殀天上於表切下

鳥老切覆苦服切

鄭氏曰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罝小網也麇
卵胎天未成物重傷之也殀斷殺少長曰天覆敗也孔
氏曰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曰獸蟄伏獺祭魚則十
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下鳩化為鷹草木零落夏
相接連則謂十月時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
也月令九月豺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
十月初也豺祭獸後百姓可以田獵鳩化為鷹則八月時也
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其鳩化為鷹則八月時也

尉捕鳥網也鳥罟謂之羅月令季秋草木黃落草木零
落謂十月時故詩傳云首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
此謂官民總取材木之時也昆蟲未蟄謂未十月時十
月則得火田矣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
職云春火弊也廷平周氏曰獺祭魚而下主言秋冬不
麇不卵而下主言春夏方氏曰不覆巢者惡傷其孳乳
巢以仰承為順故以不覆言之

右記田凡一節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人夫
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王制卷下

二十九

鄭氏曰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執
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上踰月外姻
至孔氏曰天子諸侯位節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身在於
喪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大夫及士既卑送終之物其
數簡少又職唯促遽義許奪情故日月促也必至三日
者冀其史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

年之喪自天子率

中庸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鄭氏曰下通庶人於父
母同天子諸侯降期

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瘞不貳事
縣音玄封彼念切不為于

偽切不
判如享

鄭氏曰縣封當為縣窆一土甲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葬
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為墳不封不樹卑無飾也周禮
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
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政也喪大記曰
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并經帶金革之事無
辟也孔氏曰士雖無碑猶有一綵庶人賤唯縣繩下棺
故云縣窆威儀既少日又促遽將葬之時不為雨止不
積土為封不標墓以樹卑不須顯異也有爵者乃有封
丘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

下至庶人各有差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蓋周之士制
也其樹數白虎通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士以
上負國恩重雖在喪中金革無辟庶人既無爵命三年
之內許其終喪除居喪外不供它事注引喪大記者證
大夫士在喪有二事也上氏曰喪不貳事謂凡有喪者
皆不貳事非專言庶人三年不從政所謂不貳事使嘗
於喪事也金革無辟上使之非也亦權制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中庸曰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上庶人朱子曰制為
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鄭氏

曰從死者謂在衾棺槨從生者謂祭之牲器孔氏曰盧植云按小記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植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乃從死者之爵除服後吉祭則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長樂陳氏曰宗子雖不祭而有所謂祭故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紼音弗

鄭氏曰不敢以卑廢尊也越猶躡也紼輶車索也山陰陸氏曰不祭謂宗廟爾即天地社稷雖未葬猶祭之是之謂越紼若五祀蓋亦不廢孔氏曰私喪卑天地社稷尊雖遭私喪旣殯已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未葬之前屬紼於輶以備火災祭天地社稷須越躡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但祭時不須越紼蓋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藍田呂氏曰人事之重莫重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業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不如不祭之爲愈後世

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故多疑於此張子曰居喪廢祭禮
有總不祭之文方喪之初雖功緦如何可祭又豈可二
年廢祖先之祭久而哀殺可齊則便可祭以人情酌之
二年之喪期可祭暮之喪既葬可祭總功之喪踰月可
祭當服祭服祭之各以其盛服祭祭罷反喪服至如古
者卒哭練乃祔似有喪服入廟之禮然今則不可須三
年除喪乃祔越紼而行事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可
致齊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縱天地之祀不可廢則止
可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正叔正
叔謂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
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為愈也子厚正之
曰父在子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
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
如無祭朱子曰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
聲不絕於口其出入起居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
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
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
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有所未安竊謂
欲處此義者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一一合於古
禮即廢祭無可疑若它事不免墨衰出入或其它有所

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准禮且廢卒哭之後
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
可也但卒哭之期須既葬三虞之後一日而祭以成事
方可爾若神柩猶在而以百日為斷墨衰出入則決然
不可澄曰朱子謂卒哭後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
几筵墨衰常祀於家廟按凶服不可以接神况墨衰乃
世俗非禮之服豈可服之以祀家廟且喪禮卒哭而祔
之後直至小祥方有祭豈容中間又於四時祭日而特
祀几筵者乎此說亦與家禮不合蓋一時未定之言也

右記喪凡一節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
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
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鄭氏曰此周制七者太祖及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也
諸侯太祖謂始封之君大夫太祖謂別子始爵者大傳
曰別子為祖是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士一廟謂諸
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庶人祭於寢適
寢也方氏曰天子廟七即祭法所言考廟王考皇考顯
考祖考廟及二祧是也諸侯五則以無二祧也大夫三
則以顯考祖考無廟也士一廟則以王考又無廟也然

祭法言適士二廟而此不言者主於降殺以兩而略之也庶人無廟則祭於寢石林葉氏曰自考而上曰考曰王考曰皇考曰顯考即高祖高祖而上謂之二祧合為七廟朱子曰劉歆之說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蓋周自武王克殷即增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遞遷至懿王時則文王親盡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穆之上謂之文世室至孝王時則武王親盡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昭之上謂之武世室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

禘酌禘禘嘗禘烝諸侯酌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酌諸侯酌禘一牲一禘嘗禘烝禘今讀曰禘

後並同
音特

鄭氏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以禘為殷祭詩小雅曰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孔氏曰此云春禘夏禘而郊特牲祭義云春禘趙氏曰禘非時祭之名漢儒見春秋惟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諸侯酌則不禘以下亦緣見春秋中惟有禘烝嘗三祭謂魯惟行此三祭遂云爾澄曰按此春夏祭名是記者之誤章內禘

禘二字雖未改易杓皆當讀爲祠禘皆當讀爲杓植謂分祭於各廟禘謂合祭於祖廟記者以天子惟春時分祭夏秋冬三時並合祭諸侯四時之祭每年必缺其一一年止有三祭春祭亦如天子之植秋祭冬祭亦如天子之禘惟夏祭或植或禘不同今旣無從考擬疑古制未必然蓋記者妄傳輕信而云也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延平周氏曰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言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鄭氏曰有田者旣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

祭百官皆足孔氏曰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故知旣祭又薦新也儀禮有地之士用特牲無地之士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也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長樂陳氏曰祭以致禮而有常月薦以致孝而無常時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祭有尸而薦無尸以至奠而不祭有時物而無三牲黍稷此薦新之大略也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卯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鄭氏曰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孔氏曰相宜

者謂四時之間此牲此穀兩物俱有非謂氣味相宜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也長樂陳氏曰卵魚豚鴈以時之所宜論則春宜豚冬宜鮮此則秋以豚夏以魚以物之相宜論則羊宜黍豕宜稷鴈宜麥魚宜菘此則黍以豚麥以魚蓋魚之於夏豚之於秋鴈之於冬尤多而易得庶人之薦不過致其易得者月令季秋薦稻稻常穫於十月而天子以前此者為貴故與庶人異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馬氏曰天地氣形之最大者也而天子者域中之所尊故祭天地社稷土穀之神也而諸侯者為天子守土故祭社稷大夫則有家故祭五祀在上者可以兼下故天子祭天地及社稷五祀諸侯祭社稷及五祀在下者不可以兼上故諸侯祭社稷而不得祭天地大夫祭五祀而不得祭社稷古之祀典有功於民則祀之名山大川有功於民民之所取材用也天子君天下而其所報者衆故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君一國而所報者寡故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秦溪楊氏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特言其禮有隆殺重輕爾汙䟽拘於牲幣黍

盛遺豆爵獻之數失於大泥鄭氏曰視三公視諸侯視其牲器之數也諸侯祭名山大川若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澄曰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蓋大夫以下所得祭者民社不得祭國社也孔氏曰天子置都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內皆因古昔先王先公所居之地今其地子孫絕滅而無主後者則天子諸侯祭之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大音泰少詩照切

方氏曰大牢具牛羊豕以其大故曰太少牢則羊豕而已以其小故曰少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用大牢以祭諸侯之社稷主一國之土穀故用少牢以祭山陰陸氏曰繭栗言雖如栗亦可以著鄭氏曰握謂長不出膚孔氏曰四指曰扶扶則膚也延平周氏曰祭天地宗廟及賓客用牛不同以純而未散者為上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鄭氏曰故謂祭饗孔氏曰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長樂陳氏曰小司徒有飲食之禁令則諸侯無故不殺牛以至庶人無故不食珍

者之禁令也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鄭氏曰羞不踰牲謂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爲羞也張子曰不踰不豐於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牲體少而羞掩豈是之謂踰牲庶羞不踰牲謂多少不謂用羊而不用牛也石林葉氏曰庶羞常薦而踰牲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寢所常安而踰廟禮皆不與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孔氏曰皇氏云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

也謂無地大夫也長樂陳氏曰無田祿者不假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爲非有田祿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爲禮君子營宮室則先宗廟造器則先祭器近平周氏曰庶人共祭器而大夫則不假者以其家邑足以具之也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者先神而後人也

右記祭凡三節

